
禮

箋

王符有言聖人天之口賢人聖之譯北海鄭氏之於禮其所謂善譯者歟同時孔文舉疑其不無臆說郊天之鼓不必麟皮而聖證論王子雍直與之爲敵厥後南北諸儒如皇熊輩各是所習輒多異同豈其雜以漢法汨以緯書且一人之言彼此不相合有滋後人之惑者耶新安殿撰金君枕葄六經尤邃於禮以鄭氏書爲言禮者之舌人而病賈孔二疏不能補其漏疎宜其奧窔非善譯鄭氏者乃自著論數十篇大而天文地域田賦學校郊廟明堂以及車旗服器之細罔弗貫弗群言折衷

一是不自附飾其文第祖鄭詩箋毛之義名曰禮箋以爲譯鄭云爾錄以寄余余讀之歎其詞精而義覈不必訓詁全經而以之宜譯聖典不失三代制作明備之所在豈獨以禮家聚訟姑以是爲調人也哉余經學疎陋而於三禮尤甚服官中外逾四十年未遑硜硜卒經生之業今老矣讀殿撰此書其言司馬法有正卒羨卒之分三江漢爲北岷爲中浙爲南秦正月用亥祢兼天地人皆於予夙所見合君以名殿元養疴林泉多暇日讀書實事求是所詣益深當更取諸經之疑義而譯之爲承學者矩臬余雖耄尙思徧讀以資秉燭之明焉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八月朏大興朱珪識於粵東撫署

之存得齋

序

有入江海之深廣欲窮搜其藏使後之人將無所復得者非至愚之人不爲是心也六經之書其深廣猶江海也自漢以來經賢士鉅儒論其義者爲年千餘爲人數十百其卓然獨著爲百世所宗仰者則有之矣然而後之人猶有能補其闕而糾其失焉非其好與前賢異經之說有不得悉窮古人不能無待於今今人亦不能無待於後世此萬世公理也吾何私於一人哉大丈夫寧犯天下之所不韙而不爲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也亦若是而已矣欽金藁中修撰自少篤學不倦老始成書

其於禮經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修撰所最奉者康成然於鄭義所未衷糾舉之至數四夫其所服膺者眞見其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盡其眞也豈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哉鼐取其書讀之有竊幸於愚陋夙所持論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聞得此而俛首悅懌以爲不可易者亦有尙不敢附者要之修撰爲今儒之魁俊治經之善軌前可以繼古人俯可以待後世則於是書足以信之矣嘉慶三年五月桐城姚鼐序

禮箋

榜幼承義方治禮宗鄭氏學長而受學於先師江愼修先生遂窺禮堂論贊之緒其閒采獲舊聞或摭祕逸要于鄭氏治經家法不敢誣也昔鄭氏箋詩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辨識也禮箋之名葢首其義歛金榜

卷一

卷二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大功之殤中從上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

緦衰錫衰

弔服

冠衰升數

士虞禮祝辭

祥禫

練而遷廟

特牲饋食禮祭服

廟祧壇墠

燔燎羶薌覸以蕭光

中衣裼衣

褻

加爵

祔於其妻

奔喪絞帶

反三年之練葛

金檠齋先生所著禮箋凡十卷其書未寫定祕不以示人癸丑冬以髀痛臥床褥閒因刺取其犖犖

大者數十事錄寄大興朱大中丞大中丞既爲之叙泰等竊見遠近承學之士願覩先生書者衆矣輙不揆檮昧將此帙依經叙錄釐爲三卷校刊之資省覽焉乾隆甲寅嘉平月同邑後學方起泰胡

國輔謹識

黃仰朱鐫

九賦九式

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注。財泉穀也。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幣餘。百工之餘。元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

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矣自邦中以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每處爲一書所待異也

箋云先鄭謂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謂地稅也後鄭云賦口率出泉謂夫布也二者古皆謂之賦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

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此八貢與夫布。閭師以時徵之。通謂之賦。注云賦謂九賦及九貢。是賦者歲入之總名也。國語曰。先王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載師。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所謂砥其遠邇也。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所謂議其老幼也。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而田賦充。小司寇大比。登民數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而口賦定周人任民令賦其制如此俗儒或疑口率出泉之非古以春秋傳考之襄十一年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邑入謂入于季氏私邑舊說誤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昭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魯哀公謂有若曰二吾猶不足是國之田賦公室猶自徵之所謂分公室者謂分其民衆耳征其父兄子弟即周官自七尺以及六十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是也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又云盡征

之而貢於公即周官所斂夫布是也鄭志邦國無口率之賦似未聚
管子山至數篇邦賦之籍終歲十錢孟子有力役之
征謂周官無口賦者由其不知古先鄭云幣餘百工
之餘食貨志云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亦
以工當幣餘之賦顏師古注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
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
澤之財產也管子治齊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
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亦別工
商虞衡之職蓋本周官遺意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

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注式謂用財之節度荒凶年也羞飲食之物也工作器物者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芻秣養牛馬禾穀也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元謂王所分賜羣臣也好用燕好所賜予

箋云九式者冢宰以歲之上下制之其式凡九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考之周官經司祿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人均力征以歲上下其斂諸民者每歲不同廩人以歲之上下

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其國用多寡。亦每歲輒異。冢宰恒於歲杪制爲式法。凡受財用者。皆竝式法受之。故授式法之官名職歲。義由此矣。理財之道。節用爲本。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小宰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又云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節財用。蓋其職之轉相佐貳者如此。後儒顧以九式爲舊法式釋之。則以冢宰量入爲出之謨。等諸有司奉行故事。違失經義。不已甚乎。匪頒。注云王所分賜羣臣

也。廩人注云。匪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國語。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周官以九賦待九式之用。祿食宜在九式中。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大宰九式。八曰匪頒之式。則匪頒者謂祿食歟。鄭注疑稍食爲祿廩。案校人等駁夫。祿之祿。宮中之稍食。明稍食與祿殊也。祿食所以代耕。恒以歲爲上下。由是匪頒有式。墨子書。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矣。蓋其遺法。喪荒。大府作喪紀。常以彼爲正。凶荒與軍旅者。國之所將有也。顧事出非常。

不可預爲節度。故不在九式中。遺人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倉人辨九穀之物。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故耕三餘一。耕九餘三。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此治凶荒之道也。國語。軍旅之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聘禮記。四秉曰筥。十筥曰稯。此稯禾秉芻之數。韋註誤。不是過也。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此治軍旅之道也。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注。九功。謂九職也。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

職內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襍言貨賄。皆互文。

箋云。九賦斂財賄。九職任萬民。大府受貨賄之官。而掌九功之貳者。重民職也。司會職曰。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明民職爲財用之本。受藏之府。受用之府。六官之屬具有之。在天官。則玉府內府外府。其較著者也。職內掌邦之賦入。職歲掌邦之賦出。蓋各執其出入之總以贊逆會。乃計官之屬。故與司會司書職相亞次。非謂邦賦盡

入于職內。盡出于職歲也。疏云。良貨賄入內府以給王之用。不良者入于職內以給國之用。非也。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須財。以式法授之。

箋云。大宰制式法以歲上下。凡受財用者。皆以式法授之。爲其所用多寡歲各不同。職歲職曰。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此大府須財。亦令職歲授之式法也。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

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注。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膳服。卽羞服也。稍秣。卽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喪紀。卽喪荒也。賜予。卽好用也。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此與大宰注不同。當以彼注為正。元謂幣餘。占賣國之斥幣。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

注。此九貢之財所給也。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

箋云。此九賦九貢所待用者。其所待或非所用。所用又或非所待。大府須其貨于受藏之府。須其賄於受用之府。分別其貨賄入于諸府。未嘗以

邦中四郊之等區爲九處。如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而川衡祭祀賓客共川奠。澤虞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其非專以待喪紀甚明。餘可類推。 大府盍通其出入之大數爲率耳。

歲之豐歉不齊。國用多寡異制。以三十年之通挍其出入。其數可約而知者。王制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與大府計九賦九貢以待用同義。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注。此九職之財。充。猶足。

箋云。萬民之貢。即九賦所斂者是也。九賦給九式之用。其藏中餘見者。則職內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若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

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皆其克府庫者也。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蓋其蓄積足恃如此。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注。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言式言貢。互文。

箋云。九式及弔用。皆以官財給之。其或有餘來還者。是謂式貢之餘財。司書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泉府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

歲終則納其餘。注云。入餘于職幣。巾車毀折入齎于職幣。故職幣職曰。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以詔上之小用賜予。然則式貢之餘財。實職幣斂之。謂之小用者。言玩好非邦用所重耳。周人以九賦待九式之用。故賜予列在九式者有常數。若玉府內府外府諸賜予皆是。此所詔賜予。則職歲但云以敘與職幣授之。不與上經官府都鄙羣吏受式法者同。蓋王之小用賜予。皆取具于餘財。不授以式法。所以優尊者。又明國之經費。唯有式法者。乃得其其用也。周官曲爲之防事爲之制如此。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

注。賦用。用賦。

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內命婦之服

周官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注。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三夫人其闕狄以下乎。鄭君以九嬪世婦女御當內命婦。因以差三夫人宜服闕狄。榜謂玉藻王后褘衣。夫人揄狄。注云。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据夫人揄狄差之。則九嬪屈狄世婦鞠衣女御展衣可知也。喪大記復者。夫人以屈狄。世婦以禮衣。注謂爲子男夫人。則侯伯夫人以揄狄者。世婦宜以鞠衣可知也。周官追師。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明內命婦中不數九嬪。玉藻。唯

世婦命於奠繭。其他皆從男子。注云。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明內命婦敎自世婦以下。鞠衣。黃桑服也。月令。季春薦鞠衣于先帝。爲將蠶求福祥之助。及奠繭。命世婦以其服。世婦服鞠衣。此其著也。內司服所辨外內命婦之服更有綠衣。爲外命婦言之耳。

周官軍賦

歲丁亥與戴東原同居京師東原以司馬法賦出車徒二法難通余舉小司徒正卒羨卒釋之東原曰此有益於爲周官之學者遂著錄焉

夏官諸司馬職亡。周人軍賦莫可考見。其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此正羨

二卒。以司馬法計之。率十人而賦其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為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

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如以一成三百家計之。亦得七十五人。甲士三人者。其軍吏。劉劭爵制曰。右者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居右。凡七十五人。李衛公問對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所謂唯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爲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爲通正羨之卒。大司馬職。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

用者家二人不言起徒役者家一人爲下經四時之田立文所謂田與追胥竭作也。小司徒職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不言可任者蒙上可任也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省文非謂家作一人爲徒役其云田與追胥竭作亦非竭作此家三人二人爲羨卒也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爲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爲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先鄭云餘子謂羨者是也後鄭謂餘子爲卿大夫之子則當諸子帥之致于太子宮正宮伯令之小司徒掌萬民不當致卿大夫之子族師職曰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相共以役國事士師之職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

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明聯其什伍。十賦一爲卒。爰使其居者相與共其馬牛車輦兵器諸用物。是爲周人以地與民制賦之成法。孫武言興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以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共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畧具周人任民遺意。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卒伍定乎里。軍政成乎郊。其制士鄉十五。始家出一人爲卒。班孟堅氏所謂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克王制者也。詩頌魯僖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數合。春秋成元年作邱甲。昭四年子產亦作邱賦。說者

謂此甸所賦使邱出之邱十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當一爲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爲卒至戰國時蘇秦謂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始盡役其家之正羨爲卒而稱變亟矣儒者於周官軍賦往往襍引管子釋之而于司馬法與周官更相表裏轉茫然莫辨甚矣其惑也成方十里百井九百夫之地以九百夫計之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百夫通上中下地率之一家受二夫之地司馬法云成三百家出車一乘是也若以百井計之三分除之不盡又不便開方計算故除其緣邊三十六井爲甸方八里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是也二法起數雖殊而同制　藝文志軍禮司馬法一百五十篇七畧入兵家班志出之入禮言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

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于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竝作，明是書之作遠在春秋以前。隋書經籍志則云司馬兵法三卷，司馬穰苴撰。是時此書已闕佚不全，徒據史記司馬穰苴傳爲撰自穰苴。案傳言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大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其自叙云：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大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又云：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考史記諸文，則謂司馬法爲穰苴所撰者，由讀史記未審矣。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共一百人。見于李衞公問對及張預孫子注者，可据蓋本孫子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之說，與司馬法因井田制軍賦者絕異。唐杜牧誤引此爲司馬法，亦緣是時不見全書，遂滋謬外，竝附正之。

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

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經主于任地令賦。邱甸縣都者。出賦之定數也。古者一成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謂之甸。甸之言乘也。謂出兵車一乘。賦法蓋權輿於此。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今卽一同之內出賦六千四百井計之。凡爲甸者百。爲

縣者二十有五。爲都者六有奇。賦法備于一甸。小司徒

經土地。必計及一都之田。而後上中下地。通率二而當

一。井牧之法如此。鄭君釋其制爲造都鄙。更爲治洫治

澮之說。榜謂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

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

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周官造都鄙之法具於是。至於

匠人爲溝洫。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皆掌其事於官。其

用民力也。則均人均其力征。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

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謂緣邊一里治洫十里治

澮。非古制也。如鄭君說。一同百里。僅四千九十六井出

田稅。又與司馬法邱乘之制不合。小司徒有九夫爲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夷異形。廣狹異數。因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法。而地無曠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差多。涂巷又廣。於遂人法爲宜。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聯事通職。不以鄉遂都鄙異制審矣。

都鄙公邑異同

周制。鄉遂之外。有都鄙。有公邑。縣士職云。各掌其縣之民數。又云。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與上經鄉士掌鄉遂士掌遂協文。與下方士掌都家異職。是公邑謂之縣。縣士注云。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師縣士。皆以所治者名官。周官經有都宗人家宗人都司馬家司馬方士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治都鄙之官也。有縣師稍人縣士。治公邑之官也。鄭君釋周官經以爲公邑都鄙。遂人盡主其地。考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

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大司徒職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此都鄙爲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如鄉小司徒掌六鄉故兼掌都鄙也遂人職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此與大司徒造都鄙不易一易再易之制不同縣師辨田萊與此合餘夫

在公邑。遂人又實頒其田里。是遂人掌邦之野。兼主公邑甚明。其職云。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都鄙之制如鄉。公邑之制如遂。數大司徒以里數制邦國之域。以室數制都鄙之域。凡計里者。室之增減不定。計室者。里之廣狹亦不定也。里數不定。故都鄙不著里。鄭君註云。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爲三等。似隱說。室數有定。故都鄙無餘夫。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皆有餘夫。明鄉遂都鄙之餘夫咸於

公邑受田。然則周之公邑。蓋以里數制其域。與鄉遂都鄙異制。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許慎云。周制。王畿千里。分為百縣。亦見周書稍人職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謂作其一縣之徒役。其縣方一同數。春秋傳薳啟疆言晉之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以司馬法同方百里革車百乘計之。縣之里數。與周官經符合。春秋時。晉楚屬邑亦稱縣。楚僭王號。故稱邑為縣。尹曰縣公。考晉之稱縣。則自文公出定襄王始也。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請隧。不許。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于是始啟南陽。茲數者皆王畿之縣也。是時晉方隧之是請。又焉辟縣。他日趙文子曰。溫吾縣也。又韓宣子以州易原縣于欒大心。皆仍周縣之証也。其後增置日廣。昭五年薳啟疆言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昭二十八年魏獻子分祁氏之田

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哀二年趙簡子曰
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蓋與王畿百縣不殊。
僭亂王章如是。六卿
分晉。實誰階之厲乎。

大司徒。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此經明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之事。其云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文與下經為目。下乃條其教法。比閭族黨州鄉者。六鄉之法。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者。六鄉之教。大司徒施之於邦國都鄙。使以教其所治民。是周人邦國都鄙如

六鄉制。著於此矣。春秋傳晉侯請隧。不許。韋昭云。隧。六隧也。惟天子有隧。諸侯則無。以大司徒令邦國爲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則韋氏之言爲得其實。舊讀以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屬于上經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下。而離令五家爲比以下別爲一條。於是周官經治邦國都鄙之法。晦昧無可考見。榜案大宰大司寇兩職挾日而斂之下。均無別出之文而此經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與下經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文皆爲下起義。屬讀之誤。參校可知。

鄉遂之外。甸稍縣都。皆有公邑。其域內連郊里。外比邦國。而家邑小都大都之地。又牙錯其閒。故縣師職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謂與公邑相連比者。縣師主辨其地域。非縣師所掌。得內及郊里。外及邦國都鄙也。其職又云。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夏官量人。掌建國之法。造都邑亦如之。是量其地者量人職也。地官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是制其域者封人職也。於公邑之地造都鄙。縣師掌公邑之地域。故于其造都鄙也亦掌其事。鄭君謂縣師所主數周天下。而釋方士以時修其縣

法爲縣師之法。皆非也。稍人治公邑邱甸之政。注以稍人主爲縣師令都鄙邱甸之政。非也。故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以聽於司馬。其都家之戒令。則都司馬家司馬掌之以聽於國司馬。縣師之法。不及於都家。方士掌都家。不當修縣師之法。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書而縣於門閭。方士以時修之。所謂修其縣法如此。

以國服爲之息

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注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元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于國服事之稅爲息也于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榜謂凡民之貸者謂從官借本賈先鄭說是也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

爲息。後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爲職。其以市之征布貸于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斂市之滯貨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爲貸。或以上經凡賒者爲賒物于國人。疑賒貸同類。不知此承上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究竟言之。明其有買有賒耳。文非爲賒者發。周官旅師職云。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貸于國人者。不令出息。爲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輕者二十而一。重者無過二十而五

也。
是謂以國服爲之息。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鄭釋國法爲國服之法。然則同貨財者爲貸本以買者與。先鄭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共賈者也。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之。其以國服爲之息者。謂之餘財。下經歲終納其餘是也。職幣職之。後儒以經文以國服爲之息與下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文相聯屬。誤合爲一事。至依託泉府以行其奸。爰据二鄭之言。覈而辨之如此。

繅藉采就

典瑞。王晉大圭。執鎭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聘禮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襍記正義引此記朱白蒼朱白蒼云。旣重云朱白蒼。是一采爲二等。相閒而爲六等也。明經文更有朱白蒼三字。讀者不審。以爲重文誤滅省之耳榜案周官經繅藉及冕旒樊纓皆有就。注皆訓就爲成。典絲注。采色一成曰就。大行人注。每處五采備爲一就。聘禮記注。

三采六等。爲三色再就。是朱白蒼爲一就。重言朱白蒼爲再就。與典瑞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文合。由是差之。天子之繅五采備爲一就。公侯伯三采備爲一就。子男二采備爲一就。其著明矣。采備爲就。采別爲等。等又謂之行。雜記注。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爲再行是也。典瑞三采三就。聘禮記三采二就。禮文或損或益。抑記人之異說。誠不可強同者。熊氏因雜記注畫之爲再行。遂謂采別二行爲一就。以三采六等與典瑞三采三就相傳合。賈孔之徒因循其誤。蓋由讀注未審。鄭仲師云一帀爲一就。此据一采言之。義亦得通。然帀猶等也。以等言就。嫌以六等爲六就。故鄭君不從。附見其說于下。

聘禮記。凡執玉。無藉者襲。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注。藉。繅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繅爲文。裼見美亦文。無繅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榜謂典瑞。天子執鎭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諸侯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及諸侯相見覜聘之事。皆有繅藉。所謂設其服飾是也。覲禮。朝以瑞玉有繅。記云奠圭于繅上。則覲時執圭。併繅執之之証。聘禮有垂繅屈繅之節。皆据組繫言之。組繫屬于繅。故亦通得繅名。其言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不言繅者。蒙上上介屈繅省文。非謂賓執圭無繅。儀禮周官禮

記于繅藉或省稱繅未嘗省稱藉記云有藉無藉藉謂束帛也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當以此注爲正繅藉之制鄭君謂木爲中榦用韋衣而畫之繫用五采組上以元下以纁爲地戴東原謂繅形制如其玉上元下纁聘禮記皆元纁是也葢如冕上覆之元表朱裏矣繅之厚亦與玉等而施采焉上下無所用采也繫用五采組爲之故聘禮記云繫長尺絇組楙案是說近是與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則采就宜以絲爲之歟

周易占法

周官占法掌之占人其例不著於經載在左氏春秋及國語以周易占者凡三法六爻不變以彖占昭七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國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董因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是也一爻變以變爻占莊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二十五年晉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襄二十五年崔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昭五年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

謙七年孔成子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十二年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哀九年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是也爻無占之卦例其兩爻以上襍變者悉占之卦象襄九年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國語單襄公曰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也遇乾之否是也唯乾坤二卦六爻盡變占用九用六昭二十九年蔡墨曰乾之坤見羣龍無首吉是也繫辭曰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又曰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乾鑿度謂七八爲彖九六爲變故彖占七八爻占九六聖人以九六繫爻而

占者或占七八可乎。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董因筮得泰之八。其占皆以周易彖是周易彖占七八也。穆姜筮遇艮之八。以周易占之爲艮之隨是爻之遇八者非周易法也。其兩爻以上雜變者。爲其義無所主。占之卦象。與占變同義。此驗之左氏春秋國語及漢唐諸儒之成說。不可易者。凡卦。內曰貞。外曰悔。

左氏春秋。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注。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服注。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唯六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爲主。疏云。此筮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賈鄭先儒相傳以爲先代之易者。此

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云是於周易。于遇八之下別

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

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

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

注。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彖。故姜亦

以彖爲占也。史据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疏云。易

筮皆以變者爲占。傳之諸筮皆是也。若一爻獨變。則

得指論此爻。遇一爻變以上。或二爻三爻皆變。則每

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當總論彖辭。故姜亦以彖爲占。

榜案穆姜因史以周易占。遂据周易隨彖答之。明兩

爻以上稱動者皆占之卦彖周易占例如此。

國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注云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胡渭云筮史云爻無爲司空季子亦占二象則是兩卦皆不變專言震者長子主器有侯象公子筮得國志在建侯故獨有取於震也得國大事公子用原筮故旣遇屯又遇豫若孔成子筮元又筮縶也榜案屯豫二卦皆不變故曰皆八與董因得泰之八同義宋程廻謂本卦爲貞

之卦爲悔。以貞屯悔豫爲三爻變。則與周語遇乾之否同。何以于此變言貞屯悔豫。穆姜遇艮之八。史易其詞曰是謂艮之隨。明占變者與遇八異。若貞屯悔豫爲屯變豫。又與得八之義難通。不遍考全經。輒爲異說。此學者之大患也。

九旗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巾車辨五路之用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木路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巾車所辨者玉路之用二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之用凡三建大常大旂大赤大白大麾者一用也以祀以賓以朝以卽戎以田一用也同姓異姓及四衛蕃國以封一用也王朝有大事出五路陳之於九旗取五左氏

春秋臧哀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考工記曰。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曲禮曰。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崔靈恩謂爲軍行所建以法天者。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綏卽大麾。亦謂之大綏。詩韓奕淑旂綏章。毛傳云。綏。大綏也。殷之大白。周之大赤。由是言之。大旂爲交龍。大赤爲鳥隼。大白爲熊虎。大麾爲龜蛇。周赤。殷白。夏黑。然則有虞氏之旂以青歟。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言素青不言黑言夏殷不言虞者。錯舉互見。商頌龍旂十乘。箋謂二王後建龍旂。是龍旂不始于周。檀弓綢練設旐。夏也。司馬法旗章。殷以虎。尚威。是夏殷亦有旐旗矣。爾雅素錦綢杠。纁帛縿。素陞龍於

縿。天子大常，龍章而設日月，十有二斿。爾雅不言日月，下又云練旒九，蓋周秦間之儒往往以諸侯禮制上說天子。故樂記亦云，龍旂九斿，天子之旌。是大常纁帛，象中黃之色也。纁淺絳色，鄭君遂謂九旗之帛皆用絳，失之。

陳路所建，各象其方色，兼取備四代旗章。周書顧命，大路在賓階面，綴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馬融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少儀，大白兵車不入廟門，是也。玉路建大常十二斿，金路建大旂九斿，象路建大赤七斿，革路建大白六斿，木路建大麾四斿。斿數之多寡，亦適協其序。凡王所乘路，皆建大常。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覲禮，天子乘龍，載大常，未聞賓與朝建大旂大赤也。大司馬，仲秋教治兵，王載大常，未聞即戎與田建大白大麾也。

左氏春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分唐叔以大路此以金路封同姓與巾車合不皆大旃也九旗之見於祭祀會同賓客及師田所用實七而曰九司常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此七旗蓋無羽賓祭之所用也其曰旞曰旌則以有羽爲異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是也道車謂象路斿車謂革路木路與上玉路以祀金路以賓合爲五路鄭君釋斿車專云木路于五路遺其一左氏春秋師斿闕四十乘謂斿車補闕者是革路亦名斿車變路言車闕孤卿大夫士也旞旌皆張縿幅屬旒焉畫於縿如日月爲常巳下旜與物不畫爾雅因章爲旃是也旃旜同對雜帛爲物則謂通帛爲旜夏采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綏當爲旞說文旞

亦作旞。因訛而爲旞。杜子春改綏。鄭又讀從綏。皆非。復者求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故以道車朝夕燕出入者建旞以復。鄭謂乘車玉路。非也。雜記。諸侯死於道。以其綏復。又曰。大夫士死于道。以其綏復。綏皆旞之譌。注旄牛尾于竿首曰綏。經記多通作綏。後儒習見綏。不見旞。因沿譌。言其旞者。明異物。天子以大常。諸侯以旂。孤卿以旜。大夫士以物。鄭君謂去其旒異之於生。失之矣。析羽爲旌。亦有用氂牛尾者。故爾雅云注旄首曰旌。左氏春秋又謂之羽旄。晉人假羽旄於鄭。明日或旆以會。是兵車之會。故載羽旄。又名爲旄。詩出車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兵車之旌也。車攻建旐設旄。田車之旌也。大司馬中秋

教治兵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此指師田所用者凡七旗即所謂斿車載旌者司馬辨於治兵司常贊于大閱胥此也司馬所須旗物與司常互異禮尚相變載旞者設旗宜從司常之序載旌者設旗宜從司馬之序鄭君以司常王建大常已下九旗爲大閱所須者遂爲之說曰凡須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避實㮄謂道車載旞乃朝夕燕出入者不當須於大閱時四時之田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大閱備焉鼓鐸號名辨於春

夏者無變也，不當獨于旗物空避實。司常職所云大閱贊司馬頒旗物，以大閱禮備事煩，故司常贊之。其所頒固即治兵之旗物也。王建大常以下。文與下經皆畫其象爲緣起。大司馬仲秋教治兵王載大常以下云各書其事與其號焉，文與此同。可互明。而與上贊司馬頒旗物文不相屬。鄭君以經文發下者誤爲承上。九旗之用，失其序矣。

冕旒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榜謂司服王之吉服有裘冕袞冕驚冕毳冕希冕元冕凡六冕而云五者經云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明此五冕內不數元冕承上五冕云五采繅十有二就句皆五采玉十有二明据一旒言之其采就與玉之數五冕皆同賈氏以就字屬下讀釋曰五采藻十有二据袞冕十二旒而言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据一旒而言此誤讀也經蒙上王之五冕立文不得專明一冕

此言五采繅十有二就下言諸侯之繅斿九就其讀足以明矣此皆據一斿爲說先陳就數次陳玉數乎玉言皆互文也則是元冕無斿也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天子袞冕十有二旒袞冕九旒鷩冕七旒毳冕五旒希冕三旒是其旒數之差注謂袞冕無旒者失之凡自上以下降殺以兩諸公以九爲節諸侯諸伯以七爲節諸子諸男以五爲節經云諸侯之繅斿九就據諸公言也不言七就五就差之可知注云侯當爲公字之誤也考經凡言諸公皆與侯伯子男對文此經上下兩見諸侯知侯非誤文也諸公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其繅斿皆九就故云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賈氏云以一冕冠五孔服蓋沿熊安生之誤孔

沖遠王制正義云公袞冕九旒鷩冕七旒毳冕五旒希冕三旒元冕蓋無旒旒皆九玉侯伯鷩冕七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七玉子男毳冕五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五玉其言五等諸侯旒數就數之等如此經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是其旒數雖不具於經依其等求之經文固未嘗不賅具也

記言天子之冕十有二旒由是差之諸公九旒侯伯七旒子男五旒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

三寸。三公諸侯及卿大夫皆有前無後。榜案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則歐陽氏說所本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東方朔答客難本于此。禮緯。旒垂目。纊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則大小夏侯氏說所本也。鄭君釋周官禮記用歐陽氏說。榜聞之師曰。前旒義取蔽明。則無後旒可知。記言十二旒。未嘗謂前後皆有也。玉藻所云前後邃延者。謂延之前後出于武者皆深邃耳。前後據延言。不據延之垂者言。斯言可正諸儒相傳之誤。古冕旒之制。當從大小夏侯氏說。

三江

禹貢揚州言三江既入。導漢言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導江言東迆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鄭君于揚州三江注云。三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于東迆北會于滙注云。東迆者爲南江。榜桉經文凡言東南北者。皆指其下流水所趍之地。經言東爲北江東爲中江。明在彭蠡東。經言爲北江入于海爲中江入于海明皆導流徑達。非渾濤入海者。故注云江至彭蠡分爲三孔入于海。葢据經立訓如此。或曰。江至彭蠡以下分爲三。何以知北江出于漢水。中江出于江水也。榜謂漢

既入江。經言朝宗于海必兼舉江漢。漢入江在荆州。彭蠡澤在揚州。經必繫滙澤之文于導漢下。然則三江非岷江一瀆所爲明矣漢自北入江。故分爲北江者仍繫于漢。岷江在中。故分爲中江者仍繫于江。南江不見于經。彭蠡以下首受江者是也。故注云東迆者爲南江。言東迆北會于滙。即東出爲南江矣。此鄭君之說。賈氏疏職方揚州三江。顔氏注地理志北江中江。皆本其義者也。職方疏。揚州所以得有三江者。江自潯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故得有三江也。地理志東爲北江注云。自彭蠡江分爲三。遂爲北江而入海。東爲中江注云。亦自彭蠡出。孔傳于東爲北江入于海注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

北江而入海。言三江入震澤。與經北江中江入于海不合。言入震澤遂爲北江。與經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不合。晉顧夷撰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並松江爲三江。此卽吳越春秋所云出三江之口者。孔傳爲魏晉間書。遂援以釋禹貢三江。違失經意。顧其言自彭蠡江分爲三。則與鄭注不殊。故徐堅初學記併言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此謂南北中三江分于彭蠡以下。鄭孔二注大意

相同。并具錄注文之舊也。蘇子瞻書傳。漢水謂之北江。豫章江謂之南江。與岷江爲三。說本括地志禹貢三江俱會于彭蠡。合爲一江。入于海。見史記正義。如其說。則三江皆在彭蠡西。乖于東爲北江中江之文。乃復申其說云。三江滙于彭蠡。則三江爲一以入海。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是子瞻亦知三江之名。不得移之彭蠡上。顧以一江兼受南北中之名。與初學記所述鄭孔之說分爲三江入海者截然殊異。或謂蘇說上與初學記合。並以初學記兼載鄭孔二說爲鄭君注文者。皆失考。

班志。南江在會稽吳縣今長洲常熟吳江地。南東入海。揚州川。北江在毗陵今武進江陰。北東入海。揚州川。中江出丹陽蕪湖今縣屬太平府。西南。東至陽羡今宜興。入海。揚州川。鄭君釋禹貢悉援据班志。今書注殘闕。志文有無。無以明之。注云三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其蹟上與班志合。志主于釋地。注主于釋經也。毗陵之北江。即今大江。其蕪湖之中江。吳縣之南江。逕流湮廢。据班志丹陽石城今在貴池西。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今會稽山陰。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說文。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闞駰十三州志。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晉灼亦云。水經。江水又東至

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逕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酈注。江水自石城東出爲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今青陽縣南。又東逕安吳縣。晉分宛陵置。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分宛陵置。又東逕故鄣縣南。今廣德。安吉縣北。今縣屬湖州。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又歷烏程縣。今烏程德清長興武康地。南通餘杭縣。今餘杭臨安武康地。則與浙江合。又東逕餘姚故城南。又東注于海。此分江水流逕之故道。酈元目之爲南江。所謂地理志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者也。楞謂分江水。合三江言之爲南江。猶岷江合言之爲北江。班志備列南江中江北江以應

職方揚州其川三江。其于石城著南江源委。猶于瀨氏道今松潘衛地。著北江源委。故志于中江言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至南江北江。但云東入海以入海之地已互見于石城瀨氏道也。是分江水爲南江。卽志文考之益明。漢烏程地在震澤之南。東北與吳縣壤接。志言震澤在吳西。則南江至烏程者爲在吳南矣。水經鬭中江不著。酈元敘南江歷湖口。因釋湖口地名。云江南或改作南江誤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援郭景純江賦注五湖以漫漭爲証。爲中江入海之蹟。然于出蕪湖東至陽羨者。究莫能綜緝所纔。蓋中江徙流久矣。北

江為岷江經流由毗陵入海中江出蕪湖由松江入海南江出石城合浙江入海故子胥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班志所叙三江如是郭景純亦云三江岷江松江浙江蔡診其歸墟之蹟而未極中江南江之源者也大禹于江河大川皆以導其下流為亟故疏九河三江以分殺其勢管子荀子淮南諸書皆云禹疏三江顧水不兩行久必湮廢其常然也學者于九河塞為平地不復致疑顧致疑于三江故道何也

漢水所出

後儒言漢水源者。咸求之于嶓冢。榜以漢志考之。嶓冢導漾惟據禹貢漢水言耳。周職方荆州漢水。則不導源于嶓冢。故志言沮水出沮縣東狼谷。南至沙羡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荆州川。說文水經後漢郡國志皆云然。蓋漾水轂流。不與漢水相屬。由來久矣。志言禹貢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爲東漢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禹貢鄭注亦引此志文。此明禹貢漢水故道。若魏郡鄴東故大河館陶屯氏河之類。班氏自謂采獲舊聞。考跡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

者如是。非謂漢代逕流之道東漢水仍上受氐道水也。水經言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謂西漢也。水經凡稱東漢水爲沔。西漢水爲漢。東南至江州縣東南入于江。漾水既繫東流。勢必西入。徒以氐道無可考見。後世莫能定其孰爲漾水。而與東漢水不相屬。得水經校之益明。後儒考漢志不詳。于漢源求嶓冢不得。因旁漢水之山。強名之爲嶓冢。亦近誣矣。漢志禹貢嶓冢山在隴西西縣。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不見于氐道。然于氐道言禹貢漾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正釋經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明氐道亦得有嶓冢山。

是山峯岫延長。西氐道皆其盤迴之地。準之地望。氐道當在西縣東、志巳于西縣著嶓冢山。氐道例不重出。如雲夢澤跨江南北、志惟于南郡華容一見也、水經言漾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郭景純山海經注亦言嶓冢在武都氐道縣南、可與漢志互明。西漢水、鄭書注以為禹貢梁州之潛。注云、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又云、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道漢疏通。即為西漢水也、案馬季長注云、其中泉出而不流者名潛。即鄭注水積成澤之義、以上受漢別、故得西漢水之稱。後乃併其上流出嶓冢者名之為西漢水矣、

地理志分置郡國考 附

漢置郡國先後具見班志間有不具者晉書地理志能言之輒多抵梧不合茲据班書考正如左

地理志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

史記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裴駰集解云三十六郡者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爲三十六郡晉書地理志

同榜案志言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明三十六郡內不數內史史記言郡置守尉監明與內史所置不同高帝紀六年以碭郡薛郡郯郡立弟交爲楚王楚王交傳郯郡作東海應劭云東海秦郯郡酈元沂水注云郯縣東海郡治秦始皇以爲郯郡漢高帝二年更從今名史記陳涉世家陵人秦嘉等皆將兵圍東海守慶于郯是時未有東海郡史家以今名追書之而秦有郯郡郡治郯是其据證史記絳侯世家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此改郯郡爲東海郡之始本紀始皇三十三年畧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又廢無諸搖爲君長

以其地爲閩中郡。秦敗。南海桂林象郡屬尉佗。漢又立無諸爲閩粤王。王閩中故地。四郡不屬於漢。故言本秦三十六郡。今以班志考之。其仍秦郡名者。河東。太原。上黨。東郡。潁川。志云高帝五年爲韓國。六年復故。 南陽。南郡。志云高帝元年更爲臨江國。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爲臨江。中二年復故。 九江。志云高帝四年更爲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復故。 鉅鹿。濟郡。琅邪。會稽。志云高帝六年爲荆國。十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屬江都。劉原父云景帝封江都王並得鄣郡而不得吳。然則會稽不得云屬江都。榜案武帝建元三年。遣嚴助發會稽兵救東甌。會稽守欲拒法不爲發。後嚴助朱買臣相繼爲會稽太守。並當易王非及子建王江都時。謂景帝四年屬江都。志之美文也。會稽一名吳郡 漢中。蜀郡。巴郡。隴西。北地。上郡。雲中。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

西遼東長沙。志云。高帝五年爲國。凡二十七郡。漢所更名者。河南故三川。志云。高帝更名。沛郡故泗水。志云。高帝更名。東海故郯郡。志云。高帝置。丹楊故鄣郡。志云故鄣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楊。榜案志于廣陵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而不得吳。此不言屬廣陵者。厲王胥以元狩六年王廣陵至元封二年鄣郡已更名丹楊。則其地已入于漢。計屬廣陵僅八年耳。故志但云屬江都。武陵故黔中。志云。高帝置。郡國志。秦昭王置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武陵。酈元沅水注。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馬錯以隴蜀軍攻楚。割漢北地與秦。至三十年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爲黔中郡。高祖五年。割黔中故治爲武陵郡。榜案志云高祖置文畧不具。五原故九原。志云。武帝元朔二年更名。趙國故邯鄲。志云。高祖四年爲趙國。景帝三年復爲邯鄲郡。五年復故。梁國故碭郡。志云。高帝五年爲梁國。魯國故薛郡。志云。高后元年爲魯國。凡九郡。東海

武陵不言故郡。文畧不具。可參考而知也。是爲秦三十六郡。胡三省云。秦置楚郡。班志不見。據史記楚世家。王負芻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王負芻。滅楚名爲楚郡云。胡氏說本此。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荊。正義云。秦號楚爲荊。以莊襄王名子楚。諱之。故言荊也。楚世家所謂滅楚名者如此。秦諱楚。滅去楚名。其不更取楚名名郡審矣。史記注引孫檢云。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爲三郡。據此則楚郡乃三郡之譌。胡氏沿譌生訓耳。

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

京兆尹。志云。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名渭南郡。武帝太初元年更爲京兆尹。

左馮翊。志云。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名河上郡。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馮翊。

右扶

風。志云。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雍國。二年更爲中地郡。武帝太初元年更爲右扶風。河內。志云。高帝元年爲殷國。二年更名。汝南。江夏。魏郡。常山。清河。涿郡。勃海。平原。千乘。泰山。東萊。豫章。桂陽。廣漢。定襄。中山。志云。高帝郡。景帝二年爲國。信都。志云。景帝二年爲廣川國。宣帝甘露三年復故。榜案郡國志云。高帝置。酈元漳水注。信都郡。高祖六年置。景帝二年爲廣川惠王越國。故志云甘露三年復故。明復爲信都矣。不言高帝置。蓋傳寫脫誤。廣陽。志云。高帝燕國。昭帝天鳳元年爲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更爲國。膠東。志云。故齊。高帝元年別爲國。五年復屬齊國。文帝十六年復爲國。淮陽。志云。高帝十一年置。楚國。志云。高帝置。宣帝地節元年更爲彭城郡。黃龍元年復故。榜案高帝紀。以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縣立交爲楚王。楚元王傳。交爲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碭郡更名彭城者。楚王延壽謀反國除。爲彭城郡。紀據始封曰碭郡。傳據國除爲彭城郡。實一地也。秦碭郡地。分隸梁楚二國。郡治碭。碭屬梁

國。故志謂梁國爲秦碭郡矣。六安。志云。故楚。高帝元年別爲衡山國。五年屬淮南。文帝十六年復爲衡山。武帝元狩二年別爲六安國。凡二十六郡。高帝置。

文景各六。

文帝所置。廬江。志云。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別爲國。胡三省云。文帝初分淮南爲廬江國。在江南。廬江水出陵陽東南而北入於江。陵陽屬丹楊郡。若班志之廬江郡。其地盡在江北矣。榜案淮南屬王傳。廬江王賜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此廬江在江南之證。濟南。志云。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國。景帝二年爲郡。河閒。志云。故趙。文帝二年別爲國。菑川。志云。故齊。文帝十八年別爲國。高密。志云。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更爲高密國。城陽。志云。故齊。文帝二年別爲國。

景帝所置。陳留。志云。元狩元年置。顧祖禹方輿紀要云。本梁地。景帝中六年爲濟川國。應劭曰。濟川今陳留濟陽縣也。榜案梁分爲五。唯濟川不見于志。應劭說見酈注

濟水篇可補志文之畧。山陽。志云。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爲山陽國。武帝建元五年別爲郡。濟陰。志云。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爲濟陰國。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北海。志云。景帝中二年置。廣平。志云。武帝征和二年置爲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楊案酈元漳水注云。秦鉅鹿郡。景帝中元元年爲廣平郡。武帝征和二年以封趙敬肅王子頃王偃爲平干國。諸侯王表頃王子繆王元以五鳳二年坐殺謁者。會薨。不得代。京帝建平三年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爲廣平王。志云五鳳二年復故。謂繆王元薨國除爲郡也。其不言景帝置郡及哀帝復爲國。益傳寫脫誤失其舊。東平。志云。故梁國。景帝中六年別爲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爲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

武帝二十八。

宏農。志云。元鼎四年置。臨淮。志云。元狩六年置。零陵。志云。元鼎六年置。犍爲。志云。建元六年開。越巂。志云。元鼎六年開。益州。志云。元封二年開。牂柯。志云。元鼎

六年開。

武都志云元鼎六年開。榜案武帝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爲武都郡牂柯越嶲沈黎文山郡。宣帝地節三年省文山郡𠔁蜀見宣帝紀武帝天漢四年沈黎郡𠔁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見後漢書西南夷傳及華陽國志。

天水志云元鼎三年置。

武威志云故匈奴休屠王地。太初四年開。

張掖志云故匈奴昆邪王地。太初元年開。

酒泉志云太初元年開。

敦煌志云後元元年分酒泉置。榜案志以張掖酒泉爲太初元年開。武威爲太初四年開。敦煌爲後元元年開。武帝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開置四郡年歲與志不同參校食貨志霍去病傳匈奴傳昆邪王來降實在元狩二年。宜從帝紀。志言敦煌分酒泉置則張掖宜分武威置。而西域傳又云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又與帝紀不合。

安定志云元鼎二年

置。西河。志云。元朔二年置。朔方。志云。元朔二年開。屬并州。榜案志言北置朔方之州。胡廣云。分雍州置朔方刺史。所謂凡十三部置刺史是也。元始四年改爲十二州。楊雄十二州箴。於并州云雍別朔方。此所朔方屬并州。實据元始之制。元菟。志云。元封四年開。樂浪。志云。元封三年開。榜案武帝紀。元封二年。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元菟眞番郡。昭帝始元五年。罷眞番郡。後漢書東夷傳云。始元五年。罷臨屯眞番以并樂浪元菟。臣瓚注引茂陵書。臨屯郡治東暆縣。眞番郡治霅縣。今霅縣無考。東暆屬樂浪。則臨屯并樂浪矣。南海。志云。秦置。秦敗。尉佗王此地。元鼎六年開。鬱林。志云。故秦桂林郡。屬尉佗。元鼎六年開。更名。蒼梧。志云。元鼎六年開。交趾。志云。元鼎六年開。合浦。志云。元鼎六年開。九眞。志云。元鼎六年開。日南。志云。故秦象郡。元鼎六年開。更名。榜案武帝平南粵。置九郡。本無象郡之名。昭帝紀。元鳳五年。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蓋卽罷日南郡。据其本始言之。爲象郡也。茂陵書。象郡治臨塵。今縣屬鬱林。其五鳳閒所分屬者歟。日南復置。未

當何時。昭帝始元五年罷儋耳郡。初元三年珠厓又反。賈捐之請罷珠厓。云制南海以爲八郡。蓋除儋耳不數。則日南復置在初元三年巳前可知。

眞定 志云。元鼎四年置。

泗水 志云。故東海郡。元鼎四年別爲泗水國。

廣陵 志云。高帝六年屬荆國。十一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六年更名廣陵。郡國志。廣陵。景帝置。爲江都。武帝更名。榜業武帝元狩二年江都王建謀反自殺。國除。地入於漢。爲廣陵郡。此置廣陵郡之始。六年封厲王胥王廣陵。雖并有鄣郡。然元封二年。已更鄣郡爲丹陽。不屬廣陵。此廣陵郡別爲國之始也。廣陵楚漢之間爲東陽郡。兼有廣陵臨淮二郡地。武帝封厲王胥王廣陵。是年始分其地置臨淮郡。王子侯表。封江都易王子。子彙之肵始侯定國淮陵侯。此用主父偃之言。令諸侯自裂地分封子弟。其地皆兼臨淮。可互證也。徐廣云。荆王劉賈都吳。吳王濞移廣陵。劉昭郡國志注云。廣陵濞所都。城周十四里半。案吳王濞傳云。削吳會稽郡。明濞都不都吳。易王非傳云。徙王江都。治故吳國。明吳國故都廣陵。志但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都。此者爲下並有鄣郡而不得吳立文耳。　此

武帝所置二十八也。

昭帝一。

金城。志云。昭帝始元六年置。

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

志列郡國一百三。悉據孝平之世。其言高帝文景武宣各置若干郡者。本其初置言之。有稱高帝元年者。則項籍所置。以其爲天下主命。不容沒也。楚漢之際。諸侯或私置郡。例皆不著。如廣陵國。楚漢閒爲東陽郡。志但言高帝時屬荆吳。不云故東陽郡。高帝紀。六年。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

于肥爲齊王。膠東濟北皆王國。臨淄齊國都。博陽濟北國都。明肥得王三齊故地也。餘皆齊所私置郡。秦滅齊。分其國爲齊郡琅邪郡。郡既太大。其後齊復王。勢不得以國名郡。故楚漢之際。齊所置郡。較多于他國。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孝惠時。齊王獻城陽郡以爲魯元公主湯沐邑。高后割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孝文帝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平侯爲濟北王。後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爲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爲濟北王。子辟光爲濟南王。子賢爲菑川王。子卬爲

膠西王。子雄渠爲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皆因故齊別郡爲國。高五王傳取趙之河間立辟彊爲河間王。樊噲傳河間守軍于杺里破之。則河間之名。由來舊矣。志于諸郡國俱云故齊。文帝別爲國。不更著其爲故某郡。史例如此。後儒疑志云故鄣郡爲非秦置。坐昧此旨耳。諸侯王表。孝平時。東平中山廣德廣世廣宗五國皆繼絕東平中山皆故國。其廣德廣世廣宗三國不列于志。平帝紀。元始二年立代孝王元孫之子如意爲廣宗王。江都易王孫盱眙侯子宮爲廣世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廣德王。皆王莽秉政。託于興滅繼絕。旋踵亦廢。班氏王子侯表云。元始之際。王莽擅朝。僞褒宗

室侯及王之孫焉。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弗錄。與志內不列廣德廣世廣宗三國同意。志文謹嚴。鮮有究其義者。馬援與楊廣書云。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益通數廣德廣世廣宗三國。晉書地理志所列漢郡國合一百一十有一。謬誤甚衆。秦平百越。置四郡。漢與桂林南海象郡臣屬尉佗者凡八十餘年。武帝元鼎六年定粵地爲九郡。雖南海仍秦郡名。鬱林即桂林。日南即象郡。班志咸謂武帝所開。目爲初郡。紀其實也。其閩中郡。武帝元封元年東粵殺王餘善降。遷其民于江淮閒。遂虛其地。晉志仍列此四郡以克秦四十郡之數。又云。武帝開越

擄胡。初置十七。更數南海鬱林日南爲重出三郡。平準書云。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兩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晉灼注。元鼎六年定粵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文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爲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以武帝所開置考之。朔方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元菟樂浪。皆初郡也。史据元鼎開誅羌滅越連兵三歲言之如此。晉志云武帝開粵擄胡。初置十七。拓土分疆。又增十四。襲晉灼注而失其旨。且以已罷之儋耳珠厓沈黎文山牽

連並數則臨屯眞番何又不復數及王伯厚爲之說曰晉志一百十一。漢初未定兩粵除南海桂林象郡閩中四郡又除巳罷之儋耳珠厓沈黎文山共八郡正合漢志一百三之數盖欲爲彌縫而未深究其失也晉志言漢祖龍興分內史爲三郡而于秦郡三十六巳數內史爲誤增郡一。梁國故秦碭郡晉志秦郡巳數碭郡而于高帝更置郡又列梁國爲誤增郡二。眞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泗水國故東海郡武帝元鼎四年別爲國二國晉志遺漏未載皆違失之大者故摭而論之。

任正者衡任者

輈人。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閒。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鄭君注云。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衡任者。謂兩軛之閒也。軸圍與衡任相應。輈當伏兔者圍與任正者相應。宋戴仲達侗爲之說曰。考工所記。輪人專言輪轂輻牙之法度。輈人專言輈軸之法度。輿人專言輿軫式較之法度。初不相紊。安有于輈人之事而論爲輿三面之度者乎。所謂任正者輈也。衡任者軸

也。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卽所謂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者也。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卽所謂五分其軫閒以其一爲之軸圍者也。輈軸皆任輿者。故謂之任木。榜梭仲達謂任正不指輿下三面材者得之。其謂任正爲輈。衡任爲軸。則上下記文屢言輈軸矣。不當於此變言任正衡任。若使任正者唯輈。則但言任正者十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足矣。記于任正下更出輈文。明蒙任正之名者不止一輈。蓋輈軸爲定名。任正衡任爲通稱。凡任木。縱者皆名任正。橫者皆名衡任。然則任正者。輈也。伏兔也。衡任者。

軸也。衡也。伏兔與衡皆任木。其圍與輈軸同度。故承上言輈軸而廣明任正衡任之度加此。輈人主輈軸之事。下文遂終言之。其曰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則知上言五分其長者。据軸之任輿者言也。其曰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兔之圍者。又以別夫頸圍踵圍而言也。或曰。伏兔屬輿下。輿人事也。何于此輈人記之。曰。因其同度。故互見焉。猶夫輿人為車而言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之例耳。

車輿有軫有軓。禮家舊說。軫。輿後橫木。軓。車式前也。鄭君申其義云。軓。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植。持

車正也蓋對輿後橫木爲軫言之則三面材名軓可知然鄭注又云軫輿也則通輿下四面皆謂之軫宋戴仲達爲之說曰軫輿四面木故曰方以象地且庇軫庇輪庇轂皆指左右兩旁而言非指輿後明矣又記言五分其軫閒以其一爲之軸圍若獨爲輿後木則不得言閒矣此與鄭君軫輿也之義合由是而議輿後橫木名軫三面材名軓爲誤是則昧于車輿制度矣輈人曰軓前十尺而策半之又曰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濶謂之國輈軓爲輿下材與輈相比故言輈者恒取數于軓曰軓前曰軓中此軓之定名不與軫通者也輈人曰十

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三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輈徑三寸六分踵徑一寸九分有奇計減于輈徑者一寸六分有奇踵以承軫則軫下于軓之數也以加軫與轐計之輈半徑二寸二分踵徑一寸九分有奇軫徑二寸七分半共得六寸九分弱耳故記曰車軫四尺謂之一等又曰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此又軫之定名不與軓通者也葢輿人著軫圍不著軓圍明軫與軓同度言軫所由該軓也輿制軓高而軫下軓高則不礙轉轂軫下則登下有節軓與軫所由名不相假也兩義相兼乃具軓出軫上者其末屬于軫以爲固故軫

謂之收。又謂之杭。苟不明制度。而執一說以求之。鮮有不失其義者。

戈戟

冶氏。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鷄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孑。

箋云。戈廣二寸。据胡與援之廣也。疏謂据胡廣狹失之。方言。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釨。或謂之鏔。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鉤釨鏝胡。郭注云。即今雞鳴鉤釨戟也。鄭注倨句外博云。俗謂之曼胡。似此則記所具廣長之度。蓋戈之

大者。

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

戈。句兵也。主于胡也。已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也。以啄人則不入。已句。謂胡曲多也。疏云謂胡太横。以啄人則扠不決。疏云横則擁不削物。胡之曲直。鉾本必横。而取圓于磬折。疏云胡子横捷微邪向上。不倨不句。似磬之折殺。前。謂援也。內長則援短。援短則曲於磬折。曲于磬折則引之與胡竝鉤。內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倨於磬折則引之不疾。

箋云。廬人稱戈戟為句兵。以胡子得名也。其用恒主于擊人。春秋傳襄十八年中行獻子夢與厲公訟。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二十八年王何以戈擊

子之解其左肩。昭元年子南逐子晳及衝擊之以戈。二十年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二十五年公將以戈擊條枏。定四年盜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十四年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哀十四年公執戈將擊之。十五年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故亦謂之擊兵。戈制。援與胡縱橫相值如磬折。其擊人也若鳥之開口啄物然。車軛謂之鳥啄。釋名云。下向叉馬頸。似鳥之開口向下啄物時也。注釋爲啄人。取其象類。已倨已句。胡之後身不中度也。長內短內。胡之高下不中度也。四者咸足爲援病。記明倨句之制。故主于胡爲言耳。疏云戈之所用主於胡。殊失注意。注云內長則援短。內短則援長。謂援之擊人不便也。援之直鋒又可以刺。文十年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襄二十八年盧蒲

癸以寢戈自後剌子之故援兩畔皆有刃胡則近援者有刃近內者無刃

是故倨句外博

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廣其本以除四病而便用也俗謂之曼胡似此疏云倨謂胡倨之外胡之裏謂胡下近本增使廣句之外胡之表謂于胡上近本增使廣若然則胡本上下俱寬自然合於磬折無上四病

箋云外讀如大防外閷之外戈廣二寸廣于二寸外者謂之外博胡上邪與援援取圓磬折者爲倨由倨下度之博逾二寸者爲倨之外博故外爲胡裏也胡

下橫與援。援如矩者爲句。由句上度之博逾二寸者爲句之外博。故外爲胡表也。如此則無巳倨巳句援短援長之病。

重三鋝。

鄭司農云。鋝量名也。讀爲刷。元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鍰舊譌作環。據臧金疏書呂刑正義校改。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說文云。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鋝。臧震曰說文旣引周禮重三鋝。當云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是以鄭注引說文證三鋝爲一斤四兩。今本蓋脫去三字。

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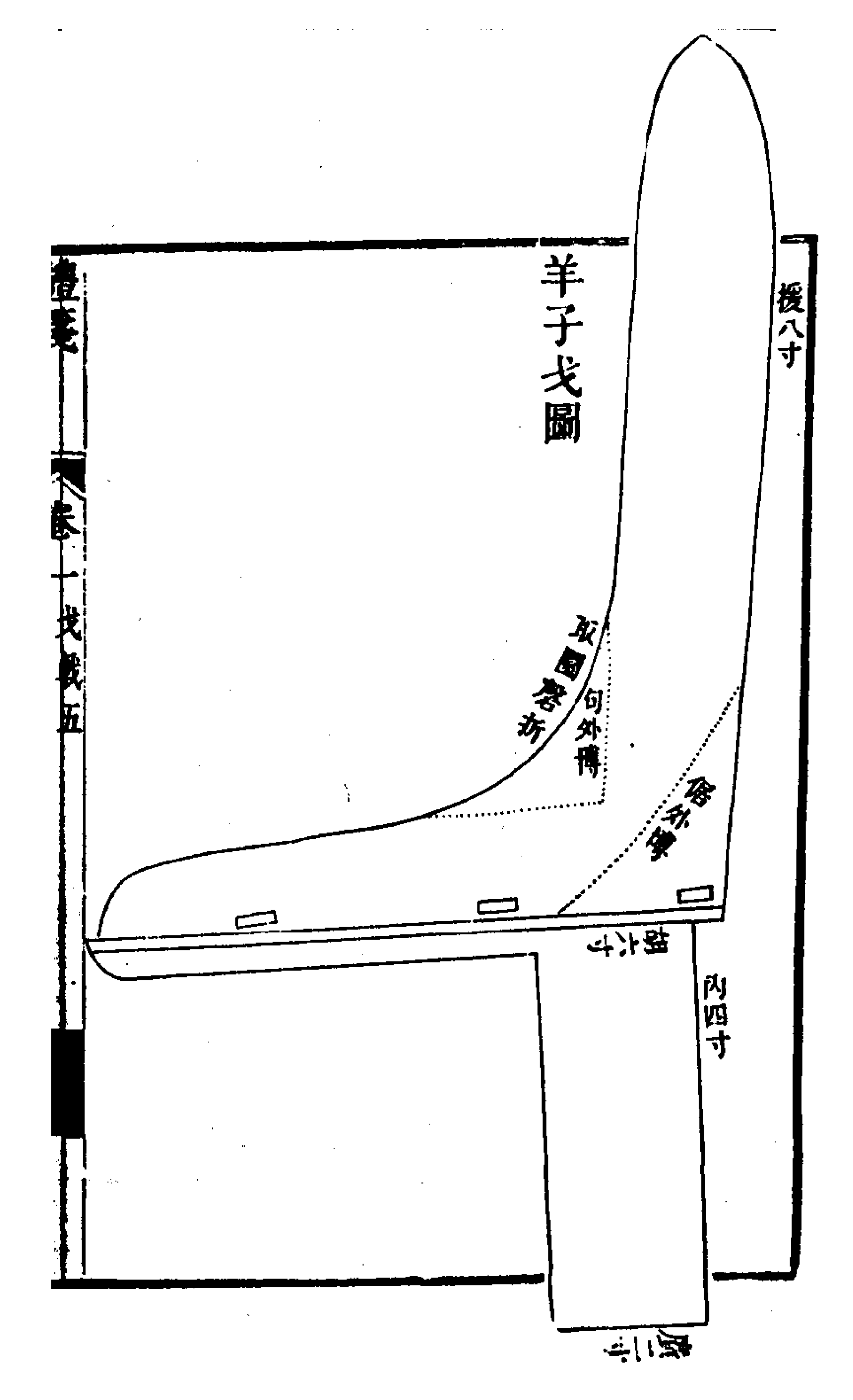
重三鋝。

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三鋒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鄭司農云。刺。謂援也。元謂刺者。著柲直前如鐏者也。戟胡橫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

箋云。方言。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又云。凡戟而無刃。吳揚之閒謂之戈。說文。戈。平頭戟也。是無刺爲戈。有刺爲戟。與記合。古戟形不可見。卽鄭注求之。戟之援內直前者爲刺。胡橫與之交午成十字。注云戟胡橫貫之是也。刺中出胡上。胡出刺之兩畔各二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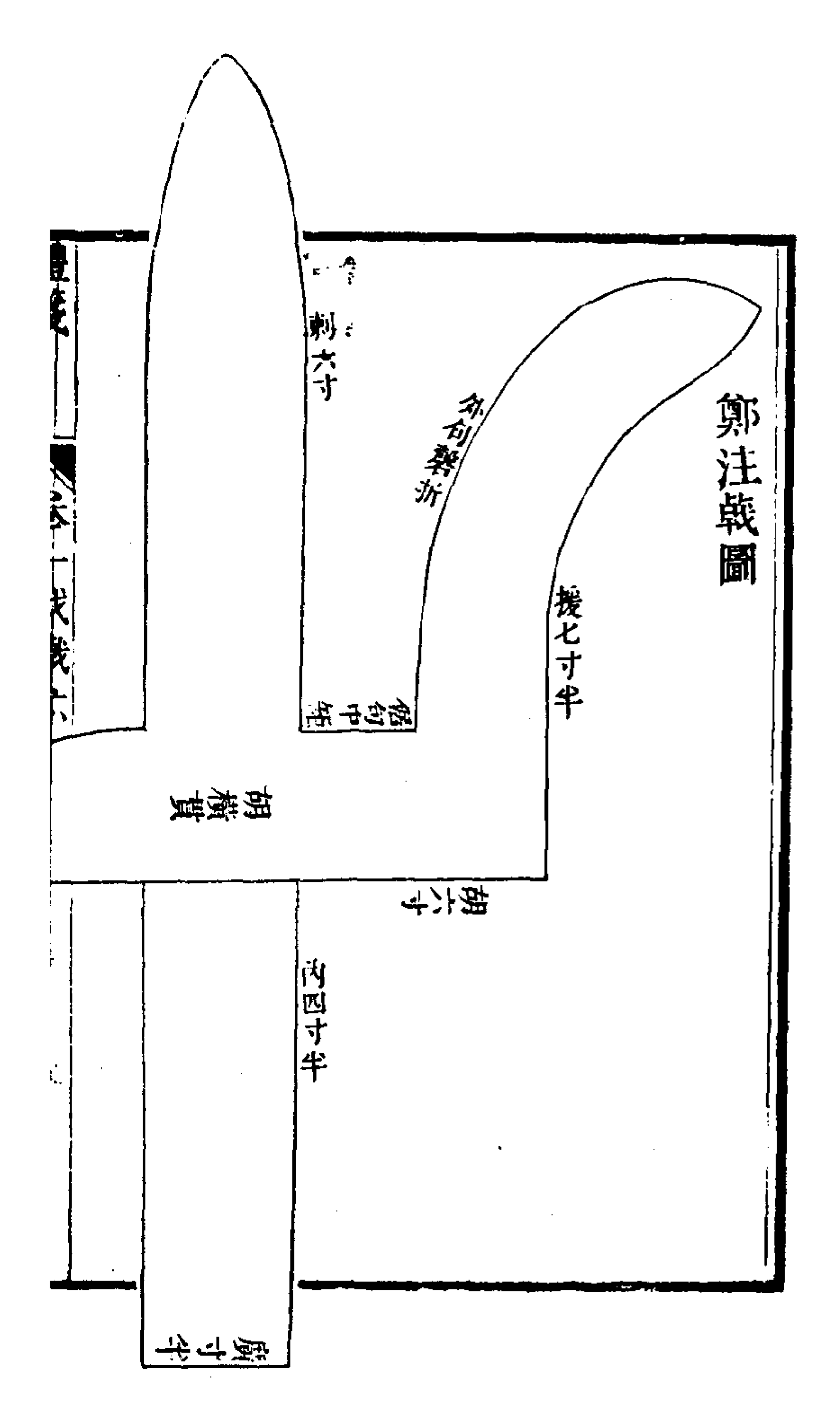
四分寸之一矣。疏云、橫貫三寸。直下三寸。誤。胡本與援接者正方如矩。記謂倨句中矩。主于胡言之。則援之上出者不中矩也。故注云、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非以磬折釋倨句。疏以倨句分屬援。失注意。倨句猶云曲直。韗人車人言倨句磬折。磬氏言倨句一矩有半。與此冶氏言倨句中矩。凡以明倨句侈弇之度而已。戟刺爲直刃。援之向上者邪迤向外。如磬折。春秋傳襄二十三年欒樂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葢用援之外句者歟。疏云。援以三寸爲橫。以四寸半者向上爲磬折。亦未諦。戈戟皆重三鋝。戟廣少于戈半寸。通內胡援計之。少半寸之廣者一尺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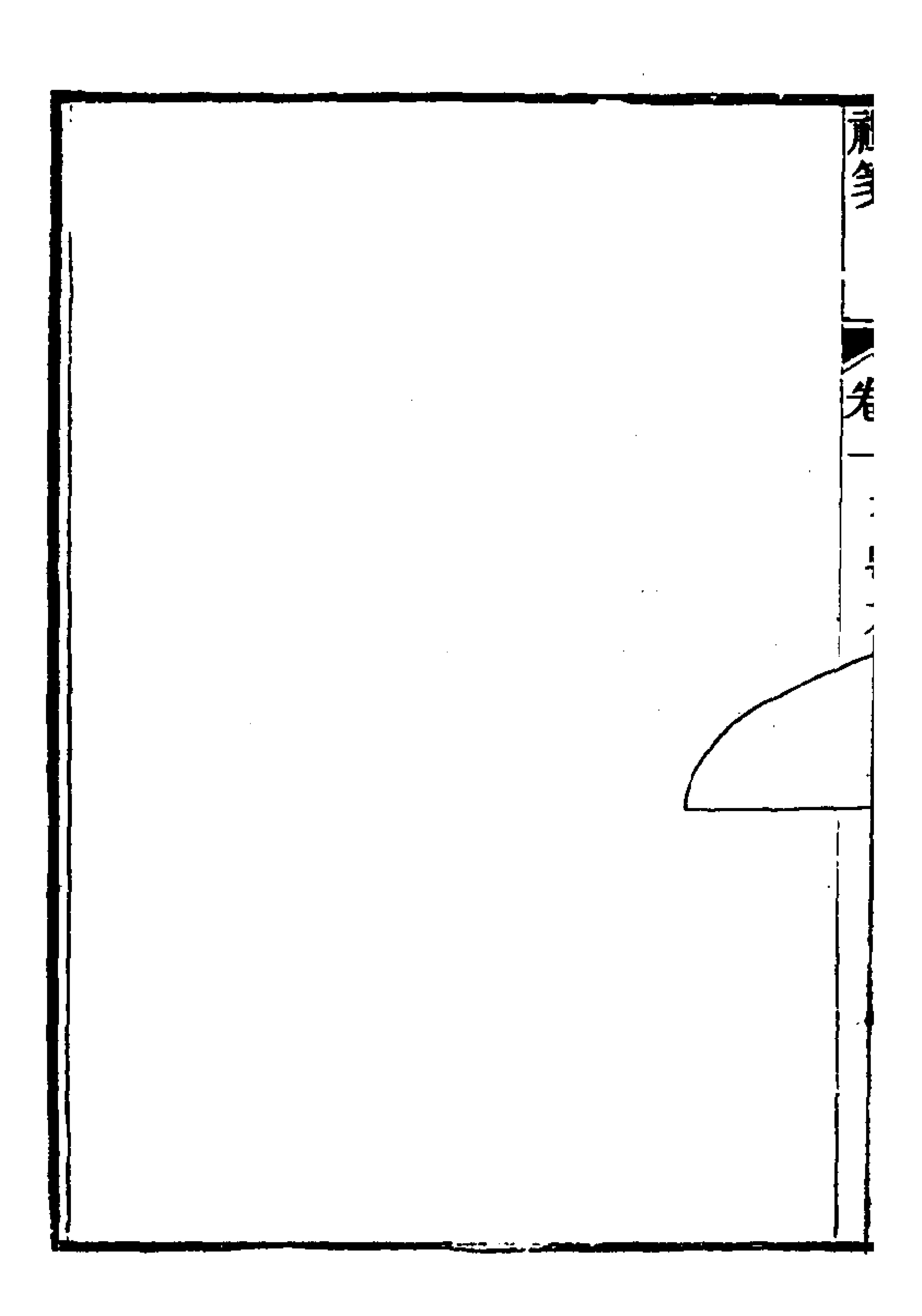
八寸。計爲廣寸半者六寸。則刺出胡上之長也。
鄭注釋戈戟云戈今句子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又云俗謂之曼胡似此又云戟今三鋒戟也皆以目驗知之註文要密學者罕能圖其制近見曲阜顏氏所藏羊子戈及嘉禾陸氏二銅戈以鄭注校之若合符然葢制度之文藉圖以顯如此而宋黃伯思得冊之戈轉疑鄭注之失謂援宜橫置何也余既演繹注意附圖羊子戈于後又据注以正賈疏之譌別爲戟圖以俟後之君子審定焉



羊子戈圖
援八寸
內四寸
句外博
倨外博

胡之下眸橫設眉埒其出于眉埒外者葢居胡廣五分之一也上又有鑿三內入于柲柲端當有橫木以承胡穿其鑿而約之使與橫木相著爲固也以顏氏所藏周尺度之內四寸胡六寸援八寸畧與記合唯廣不及二寸葢磨礪耗減


鄭注戟圖
刺六寸
外句磬折
援七寸半
倨句中矩
胡横貫
胡六寸
內四寸半
廣寸半



桃氏爲劒

桃氏爲劒臘廣二寸有半寸

臘謂兩刃

兩從半之

鄭司農云謂劒脊兩面殺趨鍔

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

鄭司農云莖謂劒夾人所握鐔以上也元謂莖在夾

中者莖長五寸

中其莖設其後

鄭司農云謂穿之也元謂從中以卻稍大之也後大

則于把易制。

箋云。劒夾以木為之。桃氏攻金之工。而明劒夾大小之數。殆非也。後謂莖近首者。莖為人所握。茲其居握後者爾。後以承首。使相屬為固。形如小槊然。周圍出于莖外者均如一。故曰中其莖。設其後。戴震云設其後猶曰設其旋設其羽爾。

叅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

首圍。其徑一寸三分寸之二。

箋云。首。謂劒之標首也。劒身與莖為一。唯首異材。漢時或用玉若木為之。王莽傳進玉具劒于孔休解其璏。此玉首也。雋不疑傳帶櫑具

劍。應劭云。木標首之劍。古劍首皆用銅。韓延壽傳。取官銅物。鑄作刀劍鉤鐔。鐔即劍首。殊言之者。明劍與鐔鑄作異事。與古合矣。今時所見古劍。其首圓長豐下而翔上。少儀澤劍首。謂其形橢落。弄之便也。莖之設其後也。與首相承。如華之有跗。故後之徑圍與首同度。自是漸翔而上。端有小孔。以繩導之。若印鼻然。莊周所謂吹劍首者是也。劍首或謂之鐔。或謂之鐶。或謂之鼻。或謂之口。或謂之珥。皆据其端小孔命名者。賈疏以劍把援刃處爲首失之。

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

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此今之匕首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此士。謂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也。樂記曰。武王克商。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

古劒首與身莖別材歲久或多闕失余所得劒獨完具爰取桃氏記文校之以所目驗者附箋于鄭注下俾後有所考焉

桃氏劍圖

鳧氏爲鍾

鄭注鳧氏鍾制往往滋後儒之疑休寧戴震釋舞爲鍾上覆其說足補鄭注所未逮顧鄭君釋經參取漢制多近古可据因復尋討注文則漢鍾制與古不殊鉦間舞廣同數記文可互求咸于注引伸得之爰錄鄭注附其說於下更爲之圖以貽世之治鄭學者

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

故書欒作樂。杜子春云、當爲欒書亦或爲樂。銑鍾口兩角。疏云、古之樂器。應律之鍾。狀如今之鈴不圓故有兩角也。

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

此四名者鍾體也。鄭司農云。于。鍾脣之上袪也。鼓。所擊處。

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

此二名者鍾柄。

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

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鄭司農云。旋蟲者。旋以蟲爲飾也。玄謂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

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

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凡四。鄭

司農云。枚。鍾乳也。元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

箋云。宋宣和間所得古鍾。篆與枚皆俠鉦設之。左右各九枚。面十八。

于上之攠謂之隧。

攠。所擊之處攠弊也。隧。在鼓中。窐而生光。有似夫隧。

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

此言鉦之徑。居銑徑之八。而銑間與鉦之徑相應。鼓間又居銑徑之六八。與舞脩相應。舞脩舞徑也。舞上下

促以橫爲脩。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閒。則舞閒之方。恒居銑之四也。舞閒方四則鼓閒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此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也。鐘之大數以律爲度。廣長與圜徑。假設言之耳。其鑄之。則各隨鐘之制爲長短大小也。凡言閒者。亦爲從篆以介之。鉦閒亦當六。今時鐘或無鉦閒。篆云。鼓震云。銑閒以兩旁言。鼓閒以中擊處言。兩旁有坐角。鐘脣穹曲而上。不齊平。故中殺于旁四之一。舞者。鐘體上覆。其脩六。是爲橢圓大徑。其廣四。是爲橢圓小徑。鐘之羨宜準此爲度矣。脩十者。其廣十六又

三之二。脩八者。其廣五又三之一。榜謂閒者。爲篆以介之。記云篆閒是也。篆設于鉦。故目鉦之長爲鉦閒。鉦外下至銑者爲銑閒。下至于者爲鼓閒矣。注云。今時鍾乳俠鼓與舞。又云今時鍾或無鉦閒。鍾體鉦上鼓下。舞者其上覆。故記變閒言廣也。鄭君以舞居鍾體之崇。謂今時或無鉦閒。葢誤以鉦當舞。然則漢時鉦閒之數。與舞廣同數。記言鍾體。以銑徑十分爲度。自是以二差之。鉦徑八。舞脩六。舞廣四。其徑也。閒之數恒應于徑。銑閒與鉦徑相應。鼓閒與舞脩相應。則鉦閒宜與舞廣相應。亦以二差之可知。記曰。大鍾十

分其鼓閒。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閒。以其一

為之厚。此鉦閒減于鼓閒之明文也。鍾體長十二。三

分之。銑居二。鉦居一。銑閒八。其徑減二。鉦閒四。徑亦減二。古鍾豐下殺上而中稍穹

宋宣和閒所得周山鍾齊鎛鍾宋翟鍾。咸與此合。

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

并衡數也。

箋云。甬長四。斯無長甬則震之病。

以其甬長為之圍。叅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

衡居甬上又小。

叅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令衡居一分。則參分旋亦二在上。一在下。以旋當甬之中央。是其正。

薄厚之所震動。淸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

說。猶意也。故書侈作移。鄭司農云。當爲侈。

鍾已厚則石。

大厚則聲不發。

已薄則播。

大薄則聲散。

侈則柞。

柞。讀爲咋咋然之咋。聲大外也。

弇則鬱。

聲不舒揚。

長甬則震。

鍾掉則聲不正。

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爲之厚。

言若此則不石不播也鼓鉦之閒同方六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大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鼓外二鉦外一。疏云鼓外有鉦閒及舞閒外有二閒鉦外唯一閒就外中十分之一爲鍾厚可也。

箋云鼓間六鉦間四十分其一以爲鍾厚所以適大小厚薄之宜注云鼓外二謂鉦間舞間鉦外一謂舞間鄭君疑小鍾十分鉦間之一猶大厚宜用鉦外舞間四十分之此益可驗古鍾鉦間實四而非六矣

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

淺則躁躁易竭也

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深則安安難息

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

厚鍾厚深謂窐之也其窐圜故書圜或作圍杜子春

云當作圜。

衡
甬長四
旋
舞廣四
鉦間四
鼓間六
隧
銑間八
銑
銑